

新校
錄鬼簿正續編

〔元〕鍾嗣成 賈仲明 著 浦漢明 校

巴蜀書社

〔元〕鍾嗣成 賈仲明 著 浦漢明 校

新校
錄鬼簿正續編

巴蜀書社 一九九六年·成都

目錄

《錄鬼簿》卷上

前輩名公有樂章傳於世者(四十七人)……

四三

前輩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五十六)人

四九

一、關漢卿……四九

二、白仁甫……五八

三、庾吉甫……六一

四、高文秀……六三

五、馬致遠……六八

六、王實甫……七〇

七、江澤民……七三

八、楊顯之……七三

九、陳寧甫……七四

《新校錄鬼簿正續編》序……王季思一

前言……浦漢明七

《錄鬼簿》自序……鍾繼先三二

《錄鬼簿》序……朱凱三四

《錄鬼簿》序……邵元長三六

題《錄鬼簿》……周誥三八

題《錄鬼簿》……郝經三九

跋文……吳門生四〇

書《錄鬼簿》後……賈仲明四一

跋文……夢覺子四二

一〇、李壽卿……………	七五	二五、康進之……………	八九
一一、王伯成……………	七六	二六、王廷秀……………	九〇
一二、李仲章……………	七七	二七、費唐臣……………	九〇
一三、趙明道……………	七八	二八、石子章……………	九一
一四、劉唐卿……………	七八	二九、趙子祥……………	九二
一五、趙公輔……………	七九	三〇、李好古……………	九二
一六、李子中……………	八〇	三一、狄君厚……………	九三
一七、武漢臣……………	八〇	三二、孔文卿……………	九四
一八、王仲文……………	八一	三三、姚守中……………	九四
一九、陸顯之……………	八四	三四、張壽卿……………	九五
二〇、李取進……………	八四	三五、吳昌齡……………	九五
二一、于伯淵……………	八五	三六、石君寶……………	九七
二二、李文蔚……………	八六	三七、張時起……………	九九
二三、侯正卿……………	八八	三八、李時中……………	一〇〇
二四、岳伯川……………	八八	三九、李寬甫……………	一〇〇

四〇、彭伯成	一〇一	五五、花李郎	一一六
四一、李行甫	一〇一	五六、紅字李二	一一七
四二、費君祥	一〇二		
四三、紀君祥	一〇二		
四四、趙天錫	一〇三		
四五、梁退之	一〇四	方今才人相知者，爲之作傳，	
四六、史九散仙	一〇五	以〔凌波仙〕曲吊之	一二〇
四七、孟漢卿	一〇五	五七、官大用	一二〇
四八、尚仲賢	一〇六	五八、鄭德輝	一二一
四九、戴善夫	一〇七	五九、金志甫	一二四
五〇、顧仲清	一〇八	六〇、嬖子英	一二六
五一、鄭廷玉	一〇九	六一、曾瑞卿	一二七
五二、李直夫	一一三	六二、沈和甫	一二七
五三、趙敬夫	一一五	六三、鮑吉甫	一二九
五四、張國賓	一一五	六四、陳存父	一三〇
		六五、嬖冰壺	一三一

《錄鬼簿》卷下

六六、施君美	一三二	八一、王仲元	一四五
六七、黃德潤	一三二	八二、張小山	一四六
六八、沈珙之	一三三	八三、錢子雲	一四七
六九、趙君卿	一三四	八四、黃子久	一四七
七〇、陳彥實	一三四	八五、徐德可	一四八
七一、康弘道	一三五	八六、顧君澤	一四八
七二、唯舜臣	一三六	六七、曹明善	一四九
七三、吳中立	一三七	八八、汪勉之	一四九
七四、周仲彬	一三七	八九、高敬臣	一五〇
七五、吳仁卿	一三八	九〇、王守中	一五〇
七六、劉宣子	一三九	九一、蕭德祥	一五〇
七七、秦簡夫	一四〇	九二、陸仲良	一五一
七八、喬夢符	一四一	九三、朱士凱	一五二
七九、趙文寶	一四三	九四、王日華	一五三
八〇、屈子敬	一四四	九五、吳純卿	一五四

《錄鬼簿》續編

九六、孫子羽……………	一五四	一一一、鍾繼先……………	一五九
九七、胡正臣……………	一五四	一一二、羅貫中……………	一六〇
九八、李顯卿……………	一五五	一一三、汪元亨……………	一六〇
九九、李齊賢……………	一五五	一四、谷子敬……………	一六一
一〇〇、王思順……………	一五五	一五、丁野夫……………	一六二
一〇一、蘇彥文……………	一五六	一六、郝仲誼……………	一六二
一〇二、屈英夫……………	一五六	一七、陸進之……………	一六三
一〇三、李用之……………	一五六	一八、李士英……………	一六四
一〇四、顧廷玉……………	一五六	一九、須子壽……………	一六四
一〇五、俞純夫……………	一五六	二〇、金文質……………	一六四
一〇六、張以仁……………	一五七	二一、湯舜民……………	一六五
一〇七、高可道……………	一五七	二二、楊景賢……………	一六五
一〇八、董君瑞……………	一五七	二三、李唐賓……………	一六七
一〇九、高安道……………	一五七		
一一〇、李邦傑……………	一五七		

一二四、陳伯將……………	一六八	一三九、金元素……………	一七三
一二五、張鳴善……………	一六八	一四〇、金文石……………	一七三
一二六、高茂卿……………	一六九	一四一、金堯臣……………	一七四
一二七、劉君錫……………	一六九	一四二、盛從周……………	一七四
一二八、陶國瑛……………	一六九	一四三、劉元臣……………	一七四
一二九、唐以初……………	一七〇	一四四、龔敬臣……………	一七四
一三〇、夏伯和……………	一七〇	一四五、龔國器……………	一七四
一三一、周德清……………	一七〇	一四六、趙元臣……………	一七四
一三二、劉廷信……………	一七一	一四七、臧彥洪……………	一七四
一三三、蘭楚芳……………	一七二	一四八、莊文昭……………	一七五
一三四、金子仁……………	一七二	一四九、王文新……………	一七五
一三五、詹時雨……………	一七二	一五〇、張伯剛……………	一七五
一三六、劉士昌……………	一七二	一五一、王景楡……………	一七五
一三七、花士良……………	一七二	一五二、陳敬齋……………	一七六
一三八、宣庸甫……………	一七三	一五三、月景輝……………	一七六

一五四、賽景初	一七六	一六九、劉東生	一八〇
一五五、沐仲易	一七六	一七〇、賈仲明	一八〇
一五六、虎伯恭	一七六	一七一、陳子一	一八二
一五七、魏士賢	一七七	一七二、薛伯安	一八二
一五八、王彥中	一七七	一七三、董原庸	一八三
一五九、徐景祥	一七七	一七四、陳益初	一八三
一六〇、丁仲明	一七七	一七五、馮彥恭	一八三
一六一、沈士廉	一七八	一七六、劉時中	一八三
一六二、俞行之	一七八	一七七、成彥存	一八三
一六三、賈伯堅	一七八	一七八、趙元重	一八三
一六四、倪元鎮	一七八	一七九、陳大用	一八三
一六五、孫行簡	一七九	一八〇、張碧山	一八三
一六六、徐孟曾	一七九	一八一、戴伯可	一八四
一六七、楊彥華	一八〇	諸公傳奇失載名氏並附於此	一八五
一六八、鄭啓文	一八〇		

《新校錄鬼簿正續編》序

王季思

《錄鬼簿正續編》是研究元曲的學者必備的參考用書。一九五九年我在《文藝報》發表《談〈錄鬼簿〉》一文，說它「所提供給我們的不僅是對元代個別戲曲家的瞭解，更其重要的是它還多少透露了這些戲曲家的組織、活動，以及他們的思想傾向、文藝主張」。最後又說：「可惜直到現在，這本書還沒有經過更好的整理，一般讀者閱讀有困難。」當時我手頭經常翻閱的是古典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這個本子的好處是以天一閣藍格抄本作底本，除《錄鬼簿》上下卷外，還有《錄鬼簿續編》，包括了從金末到明初的戲曲散曲作家和作品，材料最完備。又對勘各種不同版本，作了詳細的校記，有便於學者的查考。但隨着學者對元曲研究的深入，這個整理本的漏校、錯校以及標點錯誤之處，也漸多發現。在學者引用的時候就不免以誤傳誤，習非成是。舉例來說，孔文卿《東窗事犯》下，天一閣本注有「二本楊駒兒按」六字，古典文學出版社本校改為「二本楊駒

兒接」，有的學者就以爲《東窗事犯》有二本，第二本是楊駒兒接着寫的。查曹本《錄鬼簿》金仁傑《周公旦抱子設朝》下注有「喜春來按」四字，這「按」字是否也是「接」的訛文或別有解釋呢？再查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鍾繼先》條有「惜其傳奇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的話。這「按行」實際就是當時說的做場，今天說的演出。「楊駒兒按」，實際就說它是楊駒兒的演出本，「喜春來按」實際就說它是喜春來的演出本。楊駒兒是當時杭州著名的藝人，以此類推，喜春來當是另一位藝人的藝名。至於《東窗事犯》注的「二本」兩字，因爲金仁傑名下也有《東窗事犯》這個劇。金仁傑的《抱子設朝》緊挨在《東窗事犯》後面，很可能這注文原注在《東窗事犯》之後，以區別這個同名劇目的不同演出本，被抄手抄錯在僅隔一行的《抱子設朝》下面了。又如天一閣本《費唐臣》條依次列在第二十七，《費君祥》條依次列在第四十二。唐臣是君祥之子，子在前，父在後，有的學者就據此懷疑《錄鬼簿》並不是依作家時代的先後排列的。我們校對了孟本《錄鬼簿》，費君祥列在第十七，費唐臣列在第三十八，先後次序本來是明確的。

天一閣本《錄鬼簿》雖是現傳作家、劇目最完備的明抄本，它的發現爲研究元曲的學者提供了一部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然而由於抄手的拙劣和粗心，錯、漏、衍、倒之處，幾乎隨處可見。五十年代後期，古典文學出版社的《錄鬼簿》點校本出版，我在使用這個本子時，就陸陸續續在書頁上有些校改，或打問號。並希望有人能與我合作，爲它整理出一個新校本。由於時代風雲

的動蕩和本身工作的繁重，這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一九八四年九月，老友浦江清先生的女公子漢明從青海民族學院到中山大學來進修，我把校正天一閣本《錄鬼簿》的任務交給她來完成。她以長期從事語文教學的認真態度和女同志特有的細針密綫功夫，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完成了全書的校訂、標點工作，還寫了一篇萬多字的《前言》，說明《錄鬼簿》各種版本的源流異同，在校點過程中的心得體會，以及她把《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定為賈仲明的充分理由。這其實是一篇扎扎實實的學術論文。她在自談體會時說：

「除對校之外，還採用他校、理校等方法。在決定取捨、進行補正時，力求慎重。雖一字之改，也頗費斟酌，不憑主觀臆斷，反復查閱資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但為避免繁瑣，考證過程，均不寫出。因此，本校本可說是以天一閣本為基礎，集中孟本、曹本的優點及前人研究之成果而產生的新定本。」

字裏行間顯示了她對校訂的認真態度。

校訂《錄鬼簿》要有三方面的功夫。首先要掌握校讀古書的通例，如同音借用、繁體簡寫、形近而誤等，對抄本中扞格難通之處，才能據例推斷，正其訛誤。如《續編·楊景賢》條有《偃時救駕》一劇，向來各家著錄元劇的書都不知偃時何人，救駕何事。其實「時」是「師」的同音借用。偃師是周穆王的樂師，救駕是救周穆王。又如《續編·王景榆》條，古典文學出版社本有「嘗被徵

至京，時厚得而爲，與伯前輩，終日買舟載酒，吊古尋幽」一段話，「時厚得而爲」意味着甚麼？「伯前輩」又指甚麼人？實在扞格難通。經反復考究，原文應是「嘗被徵至京師，厚得而歸，與伯剛輩終日買舟載酒，吊古尋幽」，就一目瞭然。其中「師」「時」是同音借用，「剛」「前」是形近而誤。「伯剛」即張伯剛，他與王景楡都家居鎮江，事蹟即見王景楡前的一條。「歸」草體作「归」，「为」草體作「爲」，亦形近而誤。其次要有關於元曲的專門知識。如《正編》各家小傳後幾乎都有鍾繼先或賈仲明寫的「凌波仙」吊詞，如不懂「凌波仙」的句格、音韻，就往往點破句，沿脫誤。如古典文學出版社本石君寶吊詞首四句：「《紫雲寺》，《秋香怨》，《曲江池》，《醺彭越》，《哭周瑜》，佳句美新，《歲寒三友》，《紅綃驛》，《雪香車》，《秋胡戲妻》。」正確的句格應是「《紫雲亭》，《秋香怨》，《曲江池》，《醺彭越》，《哭周瑜》，佳句美新，《歲寒三友》，《紅綃驛》，《雪香亭》，《秋胡戲妻》。」照古典文學出版社本的句格，把池、美兩韻字都點漏了。又元劇的題目、正名，往往相對成文，不瞭解這情況，不能發現它們脫誤，也無從訂正。如《正編》紀君祥《趙氏孤兒》劇下題目正名原本爲「象公逢公孫杵臼，冤報冤趙氏孤兒」。「象公逢」與「冤報冤」不能成對，顯有訛誤。一查此劇元刊本的題目正名原來是「義逢義公孫杵臼，冤報冤趙氏孤兒」，這訛誤就得到訂正。又如《正編》岳伯川《鐵拐李岳》劇下題目原本爲「韓魏公譖托柄曹司」。「譖托柄」三字不可解。此劇現有傳本，寫曹司岳壽畏罪成病時，韓魏公查閱了他辦的案卷，稱讚他是個能吏，這三字顯然是「讚托柄」的訛

誤。第三是要有相當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元人雜劇多取材於古代史傳文學或文人筆記小說，包括唐宋傳奇，宋元話本，《錄鬼簿正續編》的作者鍾繼先、賈仲明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士，他們的作品裏就引用過不少歷史文獻資料。最早的馬隅卿校本爲甚麼沒有訂正賈仲明吊闕漢卿（凌波仙）詞中「姓名香四大神物」的訛誤呢？因爲他不知道佛經中四大神洲的傳說早就傳到中國，並爲通俗戲曲小說的作家所引用。古典文學出版社爲甚麼沒有在賈仲明吊高敬臣（凌波仙）詞中「碧桃紅杏號高蟾，黃閣風流混土廉」二句裏的「高蟾」「土廉」旁加上私名號呢？（漢明按：本書原稿均使用專名號，出版時因條件所限未能排上，請讀者鑒諒。）因爲校點者不知道高蟾、高士廉都是唐代的名公卿，而用同姓名人的典故稱頌對方又是我國古代文人慣用的手法。綜合上述三點來看，我們今天校訂古書的基本精神，在於養成認真讀書的習慣，從而真正讀懂、讀通古書，積漸增加自己對歷史文化知識的理解與運用；同時即訂正古書中的誤字、訛文，爲後人的閱讀古書，研究祖國歷史文化，提供一部比較可靠的新校本。這就在我們本身從古書中得到益處的同時，也使古書從我們手中得到改造，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後來千萬讀者之前。它的現實意義與歷史影響都是不能低估的。

回憶五十年前我在松江女子中學教書時，江清以假期回松江探親，我第一次從他口裏聽到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在寧波馬隅卿家發現的消息。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參加《琵琶記》討論會

時又在江清書齋裏看到北大出版組影印的鄭振鐸、趙萬里、馬隅卿合抄的天一閣抄本，從鄭振鐸爲這本子寫的跋語裏看到他們在發現這海內孤本時的驚喜之情，有如身受。現在江清逝世將近三十年，鄭振鐸、趙萬里也相繼作古。漢明這一年的辛勤工作，不僅爲後來使用《錄鬼簿》的學者清除許多文字上的障礙，同時還實現了我們老一輩在學術上的共同心願。因此我是樂於看到這本新著的出版的。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於中山

大學之玉輪軒

前言

在我國古代戲曲史上，元人鍾嗣成的《錄鬼簿》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鍾嗣成，字繼先，號醜齋，元代戲曲家。生於至元十二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卒於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或略後。^{注一}古汴（今河南開封）人，長期僑居杭州。據《錄鬼簿續編》記載，他「以明經累試於有司，數與心違，因杜門養浩然之志。著《錄鬼簿》，實爲己而發之。」在《錄鬼簿》這部寄托着「浩然之志」的著作中，他一反封建傳統觀念，把當時地位低微的戲曲作家與「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相提並論，使他們的姓名、作品永垂於史冊。鍾氏在《錄鬼簿》中按作家時代先後，記錄他們的籍貫、生平和創作成果，還爲其中部份相知者寫吊詞，表達對他們的追念。這一體例決定了它不同於元人《輟耕錄》中關於文人軼事的片斷記載，也不同於明人《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曲品》之類彙集劇目、進行品評的著作。它不僅傳人，而且述史。以人物爲中

心來寫史，我國自西漢以來就有這個傳統。司馬遷發憤著《史記》，在人物傳記中寄托着自己的抱負和深沉的愛憎。鍾嗣成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爲自己熟悉的曲家寫的吊詞，可說是散曲形式的「太史公曰」。

《錄鬼簿》記載了元代一百五十八位作家、四百七十一本雜劇（各種版本匯總計算），不僅提供了從作家姓名、籍貫到創作、遭遇的珍貴材料，而且也反映了作家間的交往、聯繫和組織，勾勒出了從元初到中葉那種才人輩出、百卉爭奇的時代風貌，可稱得上是一部元人創作的「當代雜劇史」，是中國古代戲曲史的開山之作。^{註二}

但是，目前流傳的《錄鬼簿》的各種版本差異很大，訛誤很多，不便於研究者使用。有些由於版本不同而引起的分歧意見，費去了我們不少可貴的時間。所以，校定一個新的比較可靠的本子，早就是元曲研究者的宿願。

爲此，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天一閣本爲底本，參照孟本、曹本，對《錄鬼簿》進行了新的校點。

二

現存《錄鬼簿》的版本，有三個系統：（見附表一）